

校正 奧田

史記評林

世家第九

三十九

					漢書門
			一六三九號		
	一四函				
五〇冊					

庫文閣內					漢書類
二七九函	一六三九號				
一〇冊	五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39	
冊數		50(23)	
函號		279	3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考曰 晉封 唐後 都晉 陽其 封城 在禹 貢其 州太 行恒 山之 西太 原大 山之 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以夢。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龍之。後龍一雌。灰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干大夏之壘。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日本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長尾與田遵校正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以夢。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龍之。後龍一雌。灰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干大夏之壘。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

文疑之稱注

交字訓點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注唐杜
作唐
杜誤

林有望曰觀此則
相葉封弟史佚成
之明矣若曰周公
入質共不之見然
其事又見劉向說
苑有不可信者
光緡曰按封桐
而柳宗元駁之
曰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
已必從而成之
邪設有不幸王
以桐葉戲婦寺
亦將擊而從之
乎此宗元深文
之詞耳林有望
則曰觀晉世家
桐葉封弟史佚
成之明矣又若

更遷唐人千杜謂之杜伯即范西所云在周為杜
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
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
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
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
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
袁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
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
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
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
合在鄂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
未詳也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
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
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
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
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索

共者謂和
大者謂和
相共謂和
行同謂和
也非謂和
姓和謂和
謂姓和謂

考曰舊本
司徒作誤

取娶
通

將為周公諱者
緡竊以為不必
諱也當其時叔
虞雖弱諒亦在
弱冠之年已當
出就藩封故周
公因此遂成之
設有不執不法
如所謂戲婦寺
者公決不為從
之况公素以至
誠感動成王成
王亦必不至於
宗元所云也吾
謂果成桐葉之
封不足為公病

金履祥曰按師服
初意蓋防奪嫡之
漸耳仇即文侯異

日系本作曼期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
譙周作曼旗也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
厲侯之子宜曰是為靖侯
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
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
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
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
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
本及譙周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
皆作蘇作弗生或作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
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
休縣南有千畝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
服曰賈逵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

文三川

日受平王相也主
璿之命兄固未遽
替也其後曲沃之
封在昭侯之世師
服之言防微慮漸
始切事情故後人
服其先見併記其
初命名之言云

按此曲沃亂晉
之始

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
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
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
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
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
日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
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
為相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叔。相
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

小子不稱其名者不傳

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相
叔。相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相叔。相叔敗。還歸曲
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
侯八年。曲沃相叔卒。子緡代相叔。是為曲沃莊伯。
索隱曰緡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陟。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晉。孝侯子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
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郟。而本亦作都。正義曰正義曰系本作郟。而本亦作都。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
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
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奔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
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
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

也字上
疑衍
又弱而
無謚稱
故稱
小子

考曰
小子
年當
作小
子侯
四年

考曰
八年
左傳
在二
十六
年

按字訓點

史記卷五十九 晉世家

三

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涇廷。賈逵曰：涇，南鄙邑名。涇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虜哀侯。正義曰：白，即反汾水之虜。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歾亦名之。鄭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

武公始盡併地
晉地
故更
號曰
晉武
公耳
非改
謚

考曰
曾孫
下也
字行
文按
也當
作而
周武
王成
而弟
蓋與
法同

張之象曰：前詳敘武公代晉之事，而于此復總敘亦一例也。
按晉之亂自桓叔命名時晉人即曰此後晉其能母亂守及封曲沃又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至此武公果滅魯而太史公結之曰：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攻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固以證二說之不誣亦以見亂之所從來者遠也。
金履祥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

交字訓點
史記卷五十九

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蔿達曰：士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

交字訓點
史記卷五十九

應劭宗故其子孫亦思
西南宗族之聚而殺之
豈指祖壯之支無子遺
絳縣矣是亦可為世鑒
歟

左傳云秦穆公於齊姜穆夫人及太子申穆夫人及太子申穆夫人及太子申

考曰夷吾 母舅 重耳 魏方 孤偃 二母 不得 為姊 妹也 推曰 介子 獻公 子九 人唯 君在 矣八 疑九 字訛 夷吾 之賢 行左 傳國

按自晉獻公作 二軍至佩之金 玦用左傳文 金履祥曰按晉獻 公方滅耿滅霍滅 魏同姓之國而還 卒殺其子趙魏之 封即種分晉之根 天理報應亦微而 速哉

按晉滅于大夫 趙韓魏明于此 白居易曰昔虞舜 父頑母嚚舜既克 諧賢亦允若申生 父之昏姪之惡誠 宜率子道以幾諫 感君心以至誠故 咎之始形則齊栗 祇載而為虞舜可 也若不能及禍之 將作則讓位去國 為吳太伯可也若

城聚都之。賈逵曰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 二十六年傳士 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 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 焉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 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 翟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 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 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 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 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 曰齊姜早歿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 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 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

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 伯以二軍為晉 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 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 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 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 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 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 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 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太子不得立矣 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 而位以卿將下軍也先 為之極位極盡於此也 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 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猶 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 太子不從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十偃晉 萬盈數也魏大名

文三川 卷之三十一 晉世家 四

語及
其
無所
見矣

命左
傳作
名

君不
統師
是失
為君
之職

未
其
子
句
通
傳
太
二
此
疑
行

髮背
縫也

又不能及難之既
作則全身遠害為
公子重耳可也二
者無一於是乎負
罪被名以至於死
歟臣子之道不其惑

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一。是以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滿魏喻魏魏高大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是以謂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象。萬有象多之象。初畢萬十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初九變之比。坤下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險難也。所以為取千固。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曰。達日里克晉也。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守曰監國。子守則從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誓軍旅。杜預曰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也。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威。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得立已也。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髮之衣。偏異。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音去聲。下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衣如字。佩之金玦。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字。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

按是時申生已
為太子而獻公
乃曰未知誰立
其欲立奚齊之
意可概見已申
生既喻其意使
即移病請命使
儲副之地而聽
其立焉則上順
於親下友於弟
而身享讓國之
譽即太伯不是
過已何至有新
城之禍哉
崔銑曰獻公耽于
邪僻廢適立廢之
謀內決矣矣金玦
之佩偏衣之衣二
伐之役國人咸知
世子之將亡也

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也。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威。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得立已也。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髮之衣。偏異。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音去聲。下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衣如字。佩之金玦。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字。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

史記卷三十九

何注
似衍

不可
以歸
或當
作而

凌約言曰婦人之
巧媚極矣此天之
貽禍晉國也

抄字

伐我正義曰言號助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
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
乘備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號賈逵曰虞在晉取
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號邑在太陽東北三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
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
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
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
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
祭曲沃服虔曰齊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
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
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犬

小臣
疑非
官名
亦不
必奄
人

按驪姬垂泣數
語其痛入髓誠
足以推獻公之
心者

董份曰避之他國
若早自殺者言或
避或殺耳所以深
激獻公
吳澄曰予嘗謂屈
原之忠申生之孝
皆賢者過之之事
申生但知順父之
為孝屈原但知愛
國之為忠而一身
之死生不計世之
議者其何足以知
申生之心哉

八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
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
祭示有先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
也墳起也今闡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
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
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
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為太
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
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太子
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獻公怒乃誅其傅
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
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

卷之六

晉書

七

三公謂二公子與太子爭立也但太子將與屈強謂子意與太子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付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言也

解多後也全言死子以也爭太子將與屈強謂子意與太子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付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言也

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昨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蔿為說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為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二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歿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官者

鞮說之命不校勃者吾文華也衛太子之傳履也石德乃教以矯節亦稱鞮鞮杖則受大履鞮杖則走人子之道當如是也雖踰垣而奔翟何患其行乎患難哉

吳世仲周家虞仲周也武也王封之夏也蓋從左氏也

勃鞮正義曰勃白沒反鞮都提反韋昭云伯命重耳從自殺重耳踰垣官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重耳遂奔翟使入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栢莊之族乎栢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太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

按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伯王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雍州記宗
下疑
字脫人

○郁離子曰晉獻
公滅虞實其俘于
下陽使士焉監焉
其大夫多逃士焉
弗禁公聞之怒召
士焉讓之士焉對
曰君以是為可以
充吾國之用也夫
夫彼虞公之臣也
皆嘗任虞公之事
矣食虞公之祿而
立虞公之朝聞虞
公之政虞亡不能
救虞公執而身隨
之君將焉用是為
哉公曰吾懼其鄰
國之也士焉對曰
曰若是則臣滋惑
矣公曰何哉士焉
曰往歲臣之里有
厲上之曰叢為崇
於是集里之老幼
召巫覡具舟車奉
牲幣羞桃茢男女
以班舉義而實諸

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
百里奚宋井伯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而
伯宛人也送女曰勝以屈辱之
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
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
蓋戲之也何休曰以
馬齒戲喻荀息年老
伐屈賈逵曰賈華屈潰正義曰民逃夷吾將奔翟
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
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奔梁梁近於秦秦疆
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
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
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
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
齧桑系齧桑系備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

考曰
桓公
益驕
之桓
公當
君齊
君

○東里之人利其
器物而收之因得
厲焉死者且過半
故廢社之士不可
以塗宮室海內之
婦不可以主中饋
鬼神之所遺也虞
之賢臣曰宮之奇百
里奚而已宮之奇死
去百里奚與於任
則君既入之秦矣
則其奚取焉而必
死者其奚取焉而
謂公欲置之曰無使適
也生鄰國君實欲善鄰
者息則曰愛厥苗無遺
自謂亦可也今君坐不
也言安食不其繕甲兵
已奉以晚四封无歲不
公命征豈有他哉求吾
使公欲也敵讎未生無
再無猶將納之矧自往
所無馬如其用諸適吾
願也君何怒為公

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驪姬
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二十六年夏齊桓
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晉獻公病
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
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母如晉
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
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
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
慙謂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
言生者見荀息不北且君命而於不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
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
耳以三公之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二謂

校字訓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九

曰善

黃震曰晉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殉之長君之惡以成其亂昭奚齊悼子于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不負其言矣如負猶何天等死耳使意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偉歟

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零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治其珪於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上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為禍此端左右舉於折之為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正義曰父死不得修人子

省左傳作甥

左傳曰河外以城杜注五河也南與不與同

於既沒之後復紀之以晉國之所以耳嬖寵之禍誠可畏哉

之禮待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呂省音青杜預曰姓瑕呂名郤芮正義曰郤成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及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郤鄭以負葵之田七十萬今此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

史記卷三十七

茅坤曰夷吾背義
內失功臣外倍與
國能無亡乎

金履祥曰按惠公
之殺里克前以掩
奪國之嫌後以防
重耳之入克雖為
社稷立賢之計秦
拳于重耳然與其
弒二君而成重耳
孰若全申生以研
後患因覆施一言
之誘遂為中立之
謀坐視申生之先
于前而卒蹈弒逆
之名于後惜哉

孤突 遇申 生固 夢耳 杜注 如字 不要

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
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會齊秦
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
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
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
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荼太子申生韋昭曰獻
公時申生
葬不如禮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
故謂之國在絳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杜預
曰忽
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
申生御故復使登車也 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

索隱 宜入 上文 呂省 下

呂省 等三 子固 惠公 腹心 之臣 也雖 重賂 豈能 聽入 文公 哉本 文疑 當有 誤脫

茅坤曰夷吾背秦
秦焉得不憾憾故
許邳鄭之再入重
耳也

曰帝天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
請罪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
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
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城西偏將有
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
許其言申生
之象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
弊於韓賈逵曰弊敗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
隱
日更改也更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
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若重賂
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
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
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

左傳作

九月晉至
合戰不
如此日
廣日
春字
疑涉
下秦
字誤
寫

王維禎曰晉背秦地約及飢復分之粟秦繆之所以伯有道哉然亦由百里奚佐之也彼號射者適足以敗晉耳

曰七與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 邲鄭子豹奔秦言
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鎖前起後
伐晉繆公非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
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 韋昭曰
武公爲惠公禮倨 索隱曰謂受玉情也 召公譏之四
上卿士 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 秦大夫曰百里奚
曰天苗流行國家代有救苗恤鄰國之道也與之
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
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
鄭曰 杜預曰慶 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
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 號射曰 服
日號射 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
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

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
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
深矣 韋昭曰深入境 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
溪不亦宜乎 晉上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遜 服
曰孫 乃更令步陽御我家僕徒爲右 晉大夫也
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 索隱曰
夏陽北二十里 惠公馬驚不行 索隱曰驚音竹二
今韓城縣是也 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下敗不亦
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 正義曰韋昭云 號射爲
右輅秦繆公 服虔曰輅迎也 索隱曰輅繆公壯
士冑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

交字川鼎

懼左傳悼君親既之矣
悼君親既之矣
既之矣
親是
悼君
君亡
親是
既之
之矣

名國為
妾蓋
厭下
北也

王釐曰復了子圍
來歷起圍與秦隙
入重耳

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
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
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
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
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母面目見社稷上日立
子圍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
立子圍也不憚立子圍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
曰小人言立子圍為君之後必其君子則愛君而
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
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匿一牛
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

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
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圍質秦正義曰初惠公亡
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圍女為妾服虔曰圍
臣之賤者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士功治城溝賈逵
不聘曰妾其眾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
也民力罷怨正義曰其眾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
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圍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
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
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
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以固子之心子
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

史記卷三十一

狐偃 字子犯 疑 借

按說苑云獻公時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後太子將死使人謂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突歸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父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正義曰。欒也。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

備守 二字 疑誤 易地 而下 守疑 當作 奔

重耳亡時事。蓋前此止及惠公事也。按太史公叙重耳出亡曰。年二十一。曰年四十二。三曰居狄十二年。三曰居狄十二年。年曰留齊凡五。歲首為後入晉。時年六十二。張本。

杜元 凱云 重耳 七年 亡本 文年 數太 過未 是孰

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土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音高。鄒誕本作困。如又云。或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曰。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唐咎如。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

羅大經曰揚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也食於野晉重耳之所以霸於衣破而豎豆粥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為可用興索隱曰興起也非狄以近易通可用興起故奔之也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明死此亦欲得賢佐蓋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索隱曰犂猶此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吾家上柏大矣雖然妾也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

按重耳以賢公子稱乃溺於齊女遂无志及國使非齊女諸臣謀終一亡人耳然則重耳之得國其天意乎太史公叙其事之顛末曰天開者四曰天置者一可概見矣

偃字 疑當 作犯 不然而 犯肉 之犯 可作

按重耳亡歷諸國諸國或禮或不禮太史公悉

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勸重耳趨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於此必死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

書之皆為後日
報復張本
增淮南子云登負
羈之壺殮愈於晉
獻公之垂棘趙宣
孟之束脯賢於智
伯之大鍾故禮豐
不足以效憂而誠
心可以懷遠

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
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下。重耳受
其食。還其壁。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
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
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
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
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
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
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
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
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
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

注從
綏鶴
牧作
縱綏
一作
遜從

王維楨曰。楚方施
而遷欲報宜重耳
言不遜也

言重
耳之
言當
理不
可易
也非
不孫

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
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
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
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
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
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
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
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
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
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
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
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

柳宗元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礼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郤氏 惠公 之故 臣恐 不為 內應 下文 可證 此藥 郤併 稱史 公或 點檢 與字 疑當 作送

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服虔曰胥其國且臣白季也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黍苗陰雨膏之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其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賢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甥卻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

按重耳反國固天開之然諸臣從亡其功實多介子推耻與要功者同浩然長往賢者過之事也

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其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壁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鄰又音環字也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

文公之川...

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
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
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
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
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
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王故得罪於君君已
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鈎桓公以霸今刑餘
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
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
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
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也國人莫知二月己
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

按自賞從亡至
借隱全用左傳

史載介子推事與
此不同推從重耳
十九年在外嘗割
股愈其疾重耳及
國晉君賞從亡者
祿不及推推忿亦
不言祿與其母匿
之深山文公省乃
求之弗得焚其山
竟死於火國人哀
之逢其死日皆不

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
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
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二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
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
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
急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者未至
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
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乎下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
日蒙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

核字訓異

史記卷三十一

七

舉火故後世於是且謂之寒食予謂推有大罪四焉其母一子也棄而從公子遊十九年在外罪一也判親之體以結主驩罪二也文公控德之際遺推之賞隨即求之深自咎焉吾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為竟死干火罪三也自死且不足惜何為非其母而焚之罪四也犯此四大罪而後世猶哀之賢之惑也或曰石乞微白公之尸張良擊討王莽不克而逸類是乎則推之智尤妙矣是未可知也

盧評劉討字間脫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也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絳上山中賈逵曰絳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曰絳上於是文公環絳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從亡賤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

上敘四賞承以三賞不察固與故與說苑與字疑當作興

按說苑云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按尊周大義也趙衰假之以求霸恤鄰亦義也先軫假之以定霸二子真霸佐也哉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二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日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也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

文子川

史記卷三十一

七

王世貞曰成季佐
晉他謀策未離春
秋人物其為卻毅
母論鮑清遠可與
岳牧同風

左傳
作自
南河
濟二
南疑
倒字

公子
買魯
人也
疑脫
魯字

卒疑
當作
克

王評
楚救
下疑
有脫
文

服注
執上
疑脫
間字

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趙衰舉卻毅將中軍卻
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
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
驪為右正義曰驪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
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五年春晉文
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
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杜預
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公子買守
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
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

按文公不欲伐
楚又患釋宋又
必得鄭君而并
心皆準出亡時
恩怨為施報也
太史公叙此段
段回顧是一篇
大照應處

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
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
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先軫曰執
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
日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於是
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
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
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
侯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
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
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
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
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
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請復衛侯而封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年

楚一
言下
疑脫
而字

據左
傳得
臣名
字也

蘇轍曰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巳不戰此其所以全師而無敵于諸侯也

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

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曰定人之

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亾之我則毋禮不

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

怒楚韋昭曰怒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晉

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字也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

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

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

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已巳與楚兵

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憖也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

杜預曰衡雍鄭地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

今榮陽卷縣是也

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索隱曰杜

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

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初鄭助

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

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

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孚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

介駟馬被甲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

子虎周大夫也賜太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

茲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拒鬯一占珪瓚賈逵

伐○正義曰彤徒冬反茲音廬拒鬯一占珪瓚賈逵

日拒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虎賁三千人賈逵

占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千人賈逵

子卒曰晉侯三拜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至地周作

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

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

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

注杜預云劉氏云踐土並當作衡陽考曰周作以下至在位四十九字簡也當在晉文侯十年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之下

黃震曰按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及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路弓矢拒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註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

下侯為始襄而東年侯晉當簡字十九位至以下周考衡當土云劉預注

若也

是也

顯也

命也

左傳

周文

公命

曰王

謂叔

父敬

服王

命以

綏四

國糾

遜王

隱王

也

文也

顯也

按字詞

史記卷三十九

三十一

按說苑云士貞伯曰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

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

都不言時代垂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十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一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大明文辭元為非也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慎顯用昭登於上布聞在下謂天子謂人維時上明德也昭登於上布聞在下則我一人長安在位也於是帝集厥命于文武成其王命德流于孫也故集血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則我一人長安在位也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土也索隱曰服虔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午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上王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庭即王宮也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

前盟於踐土王之子虎耳此則文公召諸侯率朝之也

按左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曰以訓故書曰天子狩于河陽

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孤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孔子讀史記至文公不令取五月踐土之文也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

文子川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三十一

上文 晉與 侯伯 鄭而 盟而 今又 討無 禮及 助楚 不審

按新序云燭之武夜出見秦君曰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矣焉用亡鄭以倍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秦君說引兵而還文公曰因人之力以毀之不仁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

按說苑云洗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與師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死脫者大結怨于秦卒之國家十有餘年其師眾禍及大臣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按秦晉世婚固不可相伐况秦又德于晉乎栾枝謂未報其施

世宗言集

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

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

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行也荀林父將中行先

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先穀將左行杜預曰

在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也或新

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

置三行官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

於文公應前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

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

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

也謂燭之武二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

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秦伯說罷兵晉

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

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

杞子逢孫揚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

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

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

人弦高將而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

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

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

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

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四月敗秦師于殽

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穉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

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遷之先軫聞之謂襄

取地 曰以 歸再 出以 疑當 作而 注文 公二 年當 作襄 公二 年下 文注 文公 做之 左氏 亦先 言濟 河次 言取 王官 也注 似謬

不可擊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軫不引襄公于繼迷之道致以凶服從戎薄亦其矣
王世貞曰晉襄之墨線也可以已於親乎其微秦也穆之再施晉也穆容矣而不克終弟不能無殉也

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十年秦孟明視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邑正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公三年封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趙盾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

左傳 無下 字

按盾知雍之好善而長先君愛之已使士會迎于秦矣復為穆嬴所劫而以兵拒雍自為而自背之豈善執國柄者哉卒之靈公無道趙穿襲殺之而董狐有趙盾弒君之書蓋其自取也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屨於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廢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不能求失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文公子也僻無威正義曰僻正亦反言樂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毋

交三川

史記卷五十九

三

增郁離子曰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綉嬖人屠岸費因公之好也則奪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費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

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杜預曰在宜子之耳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除黃曰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郟者字誤也微音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

年表八百乘下有納捷齒三字與左氏合世家也 註不祥上 脫數 彫刻 同也

有犯吾狗者則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死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弒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詭狗以盡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虫食木木盡則虫死其如晉靈之狗矣

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齒于郟不祥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捷齒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也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後厚斂以彫牆賈逵曰彫牆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熊掌其肉難熟服虔曰胹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

注族
蔡者
也恐
謬

柳宗元曰慶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慶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何不知其大而不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慶固賊之悔過者奚可書乎按說死云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宜于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弥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

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盾閨門開居處節

鉏麇歎曰殺忠臣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

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見桑下有餓

人餓人不昧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不昧為祈彌

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彌明也提音而移

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祗皆作示

字鄒為祈者蓋由祈提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

三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不昧明是族蔡盾與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

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盾公宰不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

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索隱曰欲以去趙盾令先母

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

四尺曰敖索隱曰縱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

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

縱伏士出逐趙盾不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

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

名弗告服虔曰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

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

虞翻曰趙盾素餐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

弑易索隱曰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

正卿而亾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

邵室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於有令也蓋盾之專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執非少主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為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鄭王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耳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

免首 金履祥曰按左氏 惡之 夫子之言也方靈 名也 公欲殺趙盾至于 非謂 伏甲攻之盾力關 則義 而出于是出亡而 趙穿攻靈公于後 絕可 穿何怨于公而為 以不 此是必有所受命 討賊 矣盾非果奔也故 赤蓋 故不討賊夫子書 秦將 法因董狐之舊豈 名左 又為是言乎而反 氏無 為趙盾謀也且盾 是事 成弒君之故矣縱 史公 使越境又何免于 別有 弒逆之罪乎以是 所據 知決非夫子之言 也注 也 訓赤 王鑿曰太史公歸 為斥 獄于盾不但云不 將字 出境反不討賊也 終屬 王世貞曰謂趙盾 贅疣 之不與謀吾弗知 矣 也謂許止之僅不

免蓋 金履祥曰按左氏 惡之 夫子之言也方靈 名也 公欲殺趙盾至于 非謂 伏甲攻之盾力關 則義 而出于是出亡而 趙穿攻靈公于後 絕可 穿何怨于公而為 以不 此是必有所受命 討賊 矣盾非果奔也故 赤蓋 故不討賊夫子書 秦將 法因董狐之舊豈 名左 又為是言乎而反 氏無 為趙盾謀也且盾 是事 成弒君之故矣縱 史公 使越境又何免于 別有 弒逆之罪乎以是 所據 知決非夫子之言 也注 也 訓赤 王鑿曰太史公歸 為斥 獄于盾不但云不 將字 出境反不討賊也 終屬 王世貞曰謂趙盾 贅疣 之不與謀吾弗知 矣 也謂許止之僅不

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者之罪宜子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其為法受屈也○正義曰為 干偽 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趙盾 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 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 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伐鄭鄭倍晉故也 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 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侯之 獲秦謀殺諸絳而蓋彼謀即此赤也晉七年成公 成公六年與晉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 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 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 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

管樂吾弗知也 茅坤曰鄭之背晉 而助楚過矣

疑二字 歸而 疑倒

茅坤曰先穀耻計 之誤晉遂奔翟而 叛其族宜矣

交字川

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 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 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 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 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 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 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 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效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 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 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 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

二七

按說施云晉景公欲發兵救宋求壯士得霍人解楊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楊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乃許于是楚乘楊以樓車令喚宋使降楊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楚王怒將烹之揚曰君能制命為我臣能受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楚王諸弟皆諫王卒赦之歸

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解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道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

據左傳者郤克不審

考曰項公母當

之晉

按齊使曰頃公母猶晉君母即漢高吾翁即若翁之說也項羽聞言而脫太公鼎鏤之厄卻克聞言而免戰士鋒鏑之虞善言之感入也如是哉

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隱二年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傳字伯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郎伯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

交之川

二八

按左傳云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下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

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卿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騏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騏音佳諡文子也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相公夾河

王應麟曰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吳寬曰與惠公國人不能同矣

茅坤曰強則驕故多內嬖而生亂

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玉日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馬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

外字
疑行

人之疑之之至
指之之

周襄公之曾孫
公孫不稱
也左稱
孫周稱
得之
下文
之並
傲

注外
字不
妥

按字訓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按實至實卻至也

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
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
詐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乃使
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
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
告欒書欒書曰其始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
之虞翻曰周京師果使卻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卻
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
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
之索隱曰宦者孟張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為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
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

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
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欒書
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
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也公
弗聽謝欒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
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
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
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
徐廣曰上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
行偃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也杜預曰
言不以下以君禮葬也厲公囚六日死十日庚午智
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

按字訓
史記卷三十九
世家

是為悼公再出不審

王世貞曰文也悼也晉之令君乎文創伯而優哉必也吾從悼按此段倒叙接下無跟迹

按新序云晉大夫祁奚者晉君問曰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對

平公元年左傳三

按春秋急功利談仁義者寥寥矣不意師曠而有此格言也以故太史公特紀之

徐中行曰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

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行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相叔相叔最愛相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相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于亂行賈逵曰行

也賈逵曰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于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成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虎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即靡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

子夫翼方而謀及孫則周德所以深長之故也春秋時賢卿士大夫何可指數然往往不能以其身行而為數世之身君子有憂之曰是夫也未老而偷則又曰及身而已蓋至于樂而之汰餘盈而後貽可知也故曰賢者貽以安不賢者貽以危

韓詩外傳云齊盈有罪奔齊晉逐藥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命汝無得從從者何也俞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

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主葉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二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據左傳以盈執家故臣揚死我乃食以死之黨相死也

余有下曰按左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普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交

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遯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

卒六卿彊公室卑

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

晉政故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

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

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

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

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

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

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

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

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

寅范吉射親攻趙鞅

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鞅奔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奔

異世
家晉
長此
與不
同

十一
年疑
三疑
字疑

驚下
疑脫
是字

兄皆曰不可趙孟
怒遂殺午中行
寅之甥中行寅
吉之姻也而相與
睦遂同攻趙孟

光緒曰按中行
文子出亡過於
縣邑從者曰此
畜夫公之故人
公奚不休息且
待後車文子曰
吾嘗好音此人
遺我鳴琴吾好
佩此人遺我玉
環是振我過者
也以求容於我
者吾恐其以我
求容於人也乃
去之果收文子
後車二乘而獻
之其君矣見韓
非子

注桓
公疑
句疑
有誤

史表
在十
四年

按一立哀公也
太史公兩叙其
立之自皆由
知伯故兩用故
字文法奇崛變
化不嫌其複

光緒曰淮南子
云趙襄子以晉
陽之城霸智伯
以三晉之地擒
晉王以大齊
田單以即墨有
功故國之亡也
雖大不足待道
之輕也雖小不
可輕

交字訓點

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
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
中行范中行奔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
救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
傳云吳公先戰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
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
年也知伯與趙韓魏其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
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
有知氏與三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成
晉故云四卿

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系家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
公已心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
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
公生札相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
及年表並皆不同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
何况紀年之說也

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相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
歿故知伯欲盡拜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
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

有范中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相
子共殺知伯盡拜其地乃出公二十二年事此十
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

趙魏之君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
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日按

三十一

烈公十九年表在史十七年

孝公年表名項

史表魏武侯在七年

史表孝公卒在十五年

紀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

在敬公十八年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魏文侯以兵

中盜殺幽公高祖曰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

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

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

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頌立索隱曰系

本云孝公頌欣紀年以孝公為相公故韓子有晉相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

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

年趙成侯韓共侯遷相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

靜公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

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

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相公十五年卒又趙系

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

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居外十九年

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

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

不易哉

曾趙恒曰晉文公古明君也獨舉忘介推事以見為君之難也以明君照下驕主言靈成景勵悼昔驕主也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結為君之難也黃震曰晉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

汾是荒文侯雖嗣曲沃日彊未可知本末祚傾相

莊獻公昏惑太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遽亡

蘇子古史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

年奚齊卓子相繼戮皮秦晉之人歸處焉文公

而赴之如恐不及於秦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

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

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遂伯諸侯起於其處

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皆起於諸侯

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待已而後應故雖取天

交字川燕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三十四

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善用兵者皆與楚戰卒以敵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樂厲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敵而楚人自敵不較而去如瑩可謂知用兵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九 終

